

序言

上隨潮流、根植本土、與時俱進

許士軍 元智大學講座教授暨校聘教授

文化代表人類最珍貴而奇妙的創造物，而這一切有賴歷史予以記錄與保存；更重要的，乃在於歷史所醞釀的精神價值帶給人類未來創造的源泉。如果沒有歷史，我們不能想像人類將變得如何懵懵懂懂，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

管理代表一種文化創造的功能

自較深刻的意義上說，所謂「管理」(management)，代表人類文化創造所不可或缺的一種功能：此即透過「群策群力以竟事功」(getting thing done with and through people)以成就各種事業。多年以來，世人往往將「管理」等同於「企業經營」，甚至只為了「營利」，可以說是對於「管理」這一功能一種過分狹隘地理解，而忽略了它在文化創造上的作用。

從上述觀點而言，香港中文大學杜志挺教授願意在他的本業之外，窮多年心力，將港台和大陸地區這五十年來管理教育的發展經驗，蒐集資料，訪談相關人士和學者，撰就這一本《開創與變遷：大中華地區的管理教育》著作，所代表的意義和貢獻，自歷史觀點，具有久遠的價值。

個人因緣際會，於1963年赴美進修管理，自密歇根大學獲MBA (with distinction)學位，自此便和管理教育結下不解之緣，屈指算來，恰好也就是杜教授撰寫本書所涵蓋的五十年。在此半世紀間，有幸經歷了華人地區管理教育之萌芽與茁壯過程，除了在台、美和新加坡任教之外，也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考試委員 (external examiner) 多年，並參與大陸地區若干大學相關學院和EMBA學程之規劃，可說身逢其時。最近一段時期，杜教授為本書之撰寫多次來台，因而有機會接觸與晤談，深受杜教授所投入之熱情與專注感動。否則以大中華地區之廣泛與早期資料之散佚，本書之得以完成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為此，個人願意以一個管理教育園丁的身份，對本書作者致上最高敬意。

管理教育之發展有其艱辛之歷程

所謂管理教育，簡要言之，乃在於培育有能力從事「管理」任務的人才——此種人才，早期稱為「專業經理人」(professional managers)，但近年來隨著環境之迅速變動以及所帶來的挑戰，已改稱為「領導者」

(leaders) 或「創業家」(entrepreneurs) —— 但是不管何者，這一教育所要培育的，就是一種有能力在具有價值的事業上有所成就與貢獻的人才。

由於這種管理教育乃在於培育經營與領導人才 —— 而非學術研究人才 —— 因此一方面所提供的教學內容，除了與任務相關之各種科學知識與技術之外，還要包括藝術(美學)及倫理在內；另一方面，對於入學學生之資格條件，一般也有特殊要求，例如申請人之性向(appritude)與工作經驗等等。這種性質的教育大約萌芽於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經歷多年檢討與調整，遂在1960年前後，出現一種屬於大學後(post-graduate)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學位，其性質基本上和 LL.B. (法律)、M.D. (臨床醫學)、MPH (公共衛生) 類學位相似，而不同於傳統上之 MA (Master of Arts) 或 MS (Master of Science) 學位；前者屬於專業性學位 (professional degrees) 而後者屬於學術性學位 (academic degrees)。

事實上，這一專業教育之發展，即使在美國也非一帆風順。依歷史記載，早在二十世紀之初，當業界倡議在大學內設置這種課程時，都曾遭遇到如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校內強大之排斥。即使幾經折衷，這類課程獲得校內勉強同意成立，它們仍然附屬於經濟系或文理學院之下，受其之庇護，而不像今天這樣已具有一獨立之學院地位。

至於在歐洲，這種教育所受傳統大學排斥更甚。這也造成今天歐洲許多商管學院只能在大學以外以獨立學院形式存在，如

INSEAD (法)、Cranfield (英)、IMD (瑞士)、LBS (英)、IE(西)、HEC (法) 等。但是隨時代潮流大勢所趨，MBA 已成一國際普遍接受之學位，使得若干歷史悠久如牛津、劍橋等頂尖大學，也設置美式 MBA 學位，但這已是 1990 年代的事了。

管理教育之出現乃是「務實主義」下的產物

這種 MBA 學位所代表的專業教育之所以由美國大學開始，有其社會與文化背景。基本上，此即在美國社會「務實主義」(pragmatism) 之傳統下，顧及現實潮流，管理在現代社會中已成為一種普遍而重要的專業，因而得以在大學原有學術與研究廟堂之外，另闢「專業教育」之園地。不過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葉的好幾十年間，這種教育之定位十分模糊和分化。如前所述，晚到 1960 年左右方由 AACSB 訂定認可標準。

在此必須強調，在歐美大學校園內，對於這種屬於「專業教育」學位，仍然將其與學術性教育予以明顯區分。譬如在美國大學，一般將屬於學術性質之管理 Ph.D 學位，在行政上乃與其他領域內之 Ph.D 學位，同歸研究院 (The Graduate School) 主管，由其負責博士生之入學、註冊與學位授予種種事宜，而不屬於商管學院。不過也因此，使得管理博士研究生，可自校園內獲得更廣泛之教授指導與資源利用。

MBA 乃培育具有「立功」能力的人才

MBA 教育之設置目的與意義，如依儒家所稱「人生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而言，應屬於培育具有「立功」能力的人才。如英國管理大師韓第 (Charles Handy) 在他《你拿什麼定義自己？》(*Myself and Other Important Matters*, 2006) 中的說法，這種教育所重視的，應該不在知識的內容，而是讓學生學到「獨立思考並能以清晰順暢、邏輯連貫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應用在自己的人生中」。但是更重要的，乃在於這種人才進入社會後「能做什麼，而非學到些什麼或怎樣學」。譬如人們讚揚哈佛商業學院的成就時，最常舉出一個事例，就是在財星 500 大 (Fortune 500) 企業之 CEOs 中，一般有四分之一以上出身於 HBS，做為證明這一學院之具體成就。

換句話說，管理教育所要培育的，顯然不是一種置身於學術金字塔中皓首窮經的學者，而是擁有前瞻眼光和卓越領導能力的人才，他們做為一種能夠審時度勢，通權達變的幹才，如明茲伯格 (Henry Mintzberg) 在其著作《MBA ≠ 經理人》中所稱，他們「不只更有能力，而且具備更高的智慧，更縝密的思慮，更善於處世，甚至更有魅力」。

美國 MBA 教育之偏差走向

問題在於，今天商管學院是否有能力培育這種人才呢？在這上面，即使就 MBA 發源地的美國而言，已有學者感到憂心忡忡：一方

面，人們發現，不乏有出身名校的MBA，固然聰明絕頂，長袖善舞，但在華爾街一味追逐利潤的風氣薰染下，一手導演了各種違背倫理和妨害社會公益的重大弊案；另一方面，也如當今管理大師明茲伯格(Henry Mintzberg)在他那本《MBA ≠ 經理人》一書中所稱，許多頂尖學府內，教授們在講求理論和分析的「科學派」當道下，為了爭取論文出版和學院排名，往往只顧到各自領域內的專精，反而忽略了培育管理人才的本質，因而出現了所謂「企業界奮力拆除它們(各功能領域)間的堡壘城牆，然而管理學院卻奮力在堆疊砌牆。」這種反差現象。

在明茲伯格這本書中，他甚至以七個章節，嚴厲地批評當今的MBA課程，是如何地「用錯誤方法，訓練錯誤的人，最後造成錯誤的結果」。由此看來，美國MBA教育並不是完美無缺的。

本書所給我們的啟發和挑戰

回到我們大中華地區的商管教育——也就是本書所涵蓋的範圍——在過去到現在，無可否認地，有極大部份乃移植自美國。尤其隨著近年來AACSB的大力推廣，本地區商管學院紛紛踴躍加入並申請其認可，更加深這種移植的成分。固然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移植帶給我們重大好處，省去極多自己探索與嘗試錯誤的代價，但畢竟管理必須根植於本身之文化與土壤中，才能汲取深層之價值與菁華，創造出最具特色與效果的想法與做法。相信最後這一點願望，應當是杜教授花下如許心力撰就本書所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和挑戰。